# 讀書宜求善本--以《閱微草堂筆記》研究上的版本問題爲例 王鵬凱\*

## 一、讀書宜求善本

言及讀書宜求善本,在版本學上總會提到幾個例子,今姑且引述兩例 以說明讀書宜求善本的重要性。一是宋代姚祐在當杭州教授堂試諸生時, 竟然依據錯誤百出的麻沙本出題,以致出錯考題的事,所幸姚祐勇於認 錯,反成美談一件:

三舍法行時,有教官出《易》義題云:「乾為金,坤又為金,何也?」諸生乃懷監本《易》至簾前請云:「題有疑,請問。」教官作色曰:「經義豈當上請?」諸生曰:「若公試,固不敢。今乃私試,恐無害。」教官乃為講解大概。諸生徐出監本,復請曰:「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本。若監本,則坤為釜也。」教授皇恐,乃謝曰:「某當罰。」即輸罰,改題而止。然其後亦至通顯。」

另一則是明初名醫戴元禮看到同行叮嚀病人煎藥時要放入錫一塊,甚感訝 異,經詢問後才知是同行根據的醫書版本誤謬,錯將「餳」字刻成「錫」, 所幸並未釀成人命大禍之例:

金華戴元禮,國初名醫,嘗被召至南京,見一醫家迎求盈戶,酬應不間。元禮意必深於術者,注目焉。按方發劑,皆無他異,退而怪之,日往觀焉。偶一人求藥者既去,追而告之曰:「臨煎時下錫一塊。」麾之去。元禮始大異之,念無以錫入煎劑法,特叩之。答曰:「是古方爾。」元禮求得其書,乃「餳」字耳。元禮急為正之。嗚呼!不辨「餳」「錫」而醫者,世胡可以弗謹哉!<sup>2</sup>

,

<sup>\*</sup> 作者爲南開科技大學涌識教育中心講師

<sup>\*\*</sup>感謝黃文興組長及謝鶯興老師協助查詢古籍文獻並提供寶貴的意見。

<sup>&</sup>lt;sup>1</sup> 陸游,《老學庵筆記》卷 7,(台北)木鐸出版社,1982,頁 94。葉夢得《石林燕語》卷 8 也載有此事,但都未提及是誰。至朱彧《萍洲可談》卷 1 則直指是姚祐之事:姚祐元符初為杭州學教授,堂試諸生,《易》題出「乾為金,坤亦為金,何也?」先是福建書籍刊板舛錯,坤為金遺二點。故姚誤讀作金,諸生疑之,因上請。姚復為臆説,而諸生或以誠告姚,取官本視之,果金也。大慙曰:「祐買著福建本」,升堂自罰一直,其不護短如此。其後陶宗儀《説郛》卷 35、董斯張《吳興備志》卷 28、田汝成《西湖遊覽志餘》卷 1 都依據朱彧之說,且都稱讚姚祐「其不護短如此」。

<sup>2</sup> 陸深,《儼山外集》卷八〈金臺紀聞下〉,收入《文津閣四庫全書》第293冊,(北

正因爲古代書籍在流傳的過程中,會因爲抄錄、翻刻而產生錯誤、脫漏等種種問題,進而影響到治學成果。因此前賢在治學上,都相當注重書籍的版本問題,也都不斷地對後學耳提面命,再三強調,如張之洞向來就主張「讀書官求善本」<sup>3</sup>,他首先對「善本」做了說明:

善本非紙白板新之謂,謂其為前輩通人用古刻數本精校細勘付刊,不訛不缺之本也。此有一簡易之法,初學購書,但看序是本朝重校刻而密行細字,寫刻精工者,即佳。善本之義有三:一足本。二精本(一精校,一精注)。三舊本(一究刻,一舊抄)。<sup>4</sup>

並提到據善本而校書對讀書的助益:

讀書先宜校書,校者以善本與俗本對勘,正其偽脫也,異同之間常得妙悟。且校過一次,繁難處亦易記得。但校後宜讀,若校而不讀便成笑柄。<sup>5</sup>

另外他在清末時爲學子指示治學途徑所著的《書目答問》中,也指出善本 的重要:

讀書不知要領,勞而無功。知某書宜讀而不得精校、精注本,事倍功半。<sup>6</sup>

此外,屈萬里先生也撰文教導學子,說明讀古書爲什麼要講究版本,並指出講求版本學的三點作用:「欲辨圖書真爲不能不講究板本」、「欲知圖書有無殘闕不能不講究板本」、「欲免受錯字的欺騙不能不講究板本」<sup>7</sup>。

前賢不僅對「無缺殘無刪削」、「精校精注」、「舊刻舊抄」善本書的學術價值或資料價值都給予高度的肯定,不少人甚至還投注相當的精力心血,去從事古籍的校讎工作,以期能成就自我、嘉惠士林。這樣的工作尤其以清人爲最,因此清代被譽爲「校讎學的鼎盛時期」<sup>8</sup>,大量的古籍經過

京) 商務印書館,2005,頁231。

<sup>&</sup>lt;sup>3</sup> 張之洞,《輶軒語·語學第二》之〈讀書通論·讀書宜求善本〉,收入《書目類編》 第 93 冊,(台北)成文出版社,1978,頁 41649-41650。

<sup>4</sup> 同注3。

<sup>5</sup> 同注3。

<sup>&</sup>lt;sup>6</sup> 張之洞,《書目答問·略例》,(台北)新興書局,1966,頁3。

<sup>&</sup>lt;sup>7</sup> 屈萬里,〈讀古書爲什麼要議究板本〉,收入《中國圖書文獻學論集》,(台北)明文書局,1983,頁 233-242。

<sup>8</sup> 蔣元卿,《校讎學史》,(台北)盤庚出版社,1979,頁 161-260。

這些學者的整理之後,嘉惠了後世無數的學子,讓人省卻了多少探索的工 夫,少走了多少的冤枉路。時至今日,雖然學風改變,較少有學者願意從 事無益於升等的古籍點校工作,所幸仍有一些書局繼續進行這項工作,讓 我們仍不斷地有經過點校的善本可以利用。但也因爲習慣了閱讀這些精校 精注的善本,反倒逐漸忽略了並非每本古籍都有前人的校讎,甚至以爲書 坊出版的古籍都沒有版本上的問題。筆者以前在研讀《閱微草堂筆記》時, 主要還是要依據取得容易坊間流傳的本子9,雖然盧錦堂的大作已指出坊間 流傳的本子有內容闕漏的問題<sup>10</sup>,但是清刻諸本因圖書館的使用限制,只 能借閱無法影印,一直要到大陸各書局所出版的《閱微草堂筆記》流入台 灣,才解決坊間流傳本因闕漏造成使用上不便的問題。雖然今日已經有容 易取得的足本《閱微草堂筆記》,但內容闕漏的坊間流傳本,卻也爲台灣 讀者使用了近半世紀,多篇論文所參考的《閱微草堂筆記》就是用坊間流 傳的本子,甚至連中央研究院的漢籍全文資料庫也是採用坊間流通本,影 響不可謂不大。前事不忘,後事之師,今就以《閱微草堂筆記》爲例,簡 介其版本源流,並討論坊間流通本所引發的問題,希望能對《閱微草堂筆 記》的讀者和研究者在甄選讀本上,有所助益。篇末並附上筆者對古籍整 理的一點淺見,今論述如下。

<sup>9</sup> 台灣最早可見的《閱微草堂筆記》印行本,是台北新興書局於 1956 所出版,其 後爲各書局都據以出版,如文光書局(1971)、大中國圖書公司(1974)、利大出 版社(1985)、博元書局(1989)、漢風出版社(1994),各書局又不斷地再版, 直到三民書局(2004)和大陸學者合作,所出版的《新譯閱微草堂筆記》,才沒 有內容闕漏的問題,其後台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(2006)的《閱微草堂筆記》還 在書名上強調「完整本」,至此台灣讀者可不再需要依賴大陸所出版的簡體字版 《閱微草堂筆記》。從1956到2004近50年的歲月,台灣沒有一部內容完整的正 體字版《閱微草堂筆記》在市面上流通。但三民書局和台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所 出版的《閱微草堂筆記》,卻在每則故事前自下標題,不僅失卻原書面貌,還可 能讓未見過原書的讀者誤以爲是紀昀所下的標題,實在是無此必要。況且若要下 標題,紀昀盡可自行爲之,據英國博物院藏《灤陽消夏錄》卷前清乾隆五十五年 重九後四日紀昀再記所言,書賈「每條增立標題,尤犯余本意」,足見此舉爲紀 昀所反對,後人又何苦爲之。此外因爲是重新排印,所以需注意手民誤植的問題。 10 盧錦堂、〈紀昀的文學著述〉,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,新19:1,1986年6月,頁 86。該文指出坊間通行本在內容上闕漏 91 則,筆者的統計則是 88 則,之所以會 有出入,應該是所據的版本不同(筆者據嘉慶五年刻本;盧錦堂據咸豐刻本), 對故事分合的計算不同所致。

## 二、《閱微草堂筆記》版本的簡介

## (一)清刻《閱微草堂筆記》的簡介

《閱微草堂筆記》包括《灤陽消夏錄》六卷,《如是我聞》四卷,《槐 西雜志》四卷、《姑妄聽之》四卷、《灤陽續錄》六卷共計五種二十四卷。 但全書並非完成於一時,而是從乾隆54年(1789)到嘉慶三年(1798), 前後共歷時九年才完成,到了嘉慶五年 (1800),紀昀門人盛時彥爲之校訂 合刊,定名爲《閱微草堂筆記》<sup>11</sup>。可能因爲紀昀是位名人而本書又寫得 好,所以一開始就有書賈竊刊的問題發生,也產生了內容上訛漏的問題: 「好事者輾轉傳鈔,竟入書賈之手,有兩本刊行。一爲李氏本,所據乃斷 爛草稿,訛漏頗多;又每條增立標題,尤犯余本意,曾囑友人戒其勿刻, 未知某聽余否也」12、「曩撰《灤陽消夏錄》,屬草未定,遽爲書肆所竊刊」 13、「舊有《灤陽消夏錄》、《如是我聞》二書,爲書肆所刊刻」<sup>14</sup>、「初作《灤 陽消夏錄》,又作《如是我聞》,又作《槐西雜志》,皆巳爲坊賈刊行…… 以前三書,甫經脫稿,即爲鈔胥私寫去。脫文誤字,往往而有。故此書特 付時彥校之」15,可見在合刊本之前,另有單行本行世,只不過書賈竊刊 的本子,在內容上有脫文誤字的情形存在。之後「邇來諸版益漫漶,乃請 干先牛,合五書爲一編,而仍各存其原第; 篝燈手校,不敢憚勞。又請先 生檢視一過,然后摹印」16直到嘉慶五年才有合刊本,不僅是《閱微草堂 筆記》最早的合刻本,也經過紀昀和盛時彥的檢視校對,是最值得信賴的 版本。除了嘉慶五年北平盛時彥刊本外,較有名的清刻本另有:嘉慶 21

<sup>11</sup> 其成書經過,略敘如下:1.乾隆五十四年己酉(1789,66歲)成《灤陽消夏錄》 六卷,繕竟附題二首。2.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(1791,68歲)七月二十一日,題《如 是我聞》序。3.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(1792,69歲)六月自序《槐西雜誌》。4. 乾 隆五十八年癸丑(1793,70歲)七月二十五日,《姑妄聽之》四卷成,並自序。5. 嘉 慶三年戊午(1798,75歲)七月《濼陽續錄》六卷成。6. 嘉慶五年庚申(1800,77歲)八月《閱微草堂筆記》五種二十四卷,編定刊行,門人北平盛時彥作序。

<sup>12</sup> 柳存仁,《倫敦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》,(台北)鳳凰出版社,1974,頁 342, 引英國博物院藏《灤陽消夏錄》卷前清乾隆五十五年重九後四日紀昀再記言。

<sup>13 《</sup>如是我聞》序,《紀曉嵐文集》第二冊,河北教育出版社,1991,頁 130。

<sup>14《</sup>槐西雜誌》序,《紀曉嵐文集》第二冊,河北教育出版社,1991,頁 240。

<sup>15 《</sup>姑妄聽之》盛時彥跋,《紀曉嵐文集》第二冊,河北教育出版社,1991,頁 491。

<sup>&</sup>lt;sup>16</sup> 《閱微草堂筆記》盛時彥序,《紀曉嵐文集》第二冊,河北教育出版社,1991, 頁 1。

年(丙子 1816)盛氏重刊本、道光 13 年(癸巳 1833)本,鐫於羊城,有鄭開禧、盛時彥序、道光 15 年(乙未 1835)本,是癸巳本重鐫版,有鄭開禧序、咸豐元年(1851)至咸豐二年(1852)間粵東羊城同文堂校刊本,道光丁未二十七年(1847)嘉平小蓬萊山館主人題識『。筆者以所見的嘉慶五年、道光 13 及 15 年、咸豐年間刊本這四種版本對勘,並未發現有重大差異,僅嘉慶五年刊本《灤陽消夏錄》有紀昀的題識語與詩兩首 18 ,爲他本所無,另外還有一些字句錯漏的小毛病,這是任何版本所不能免的,也因此這四種版本可互收對校之功。值得一提的是,這些刻本在內容上雖無大差異,但是在故事的分則上,卻有出入,有些一分爲二甚至分爲三,所以在統計全書共有幾則時,會有出入,是無法有一致數目的。甚至連書前目錄所載的則數統計爲 1281 則,實際點數的則數是 1172 則,細查每卷末頁,不像有脫落的情形,筆者實是難明其故。因此,只要在內容上沒有缺漏,《閱微草堂筆記》至書共有幾則故事,也就不必細究了。

## (二)一錯五十年--坊間通行本的問題

民國初年有書局以當時流行的石印法印行《閱微草堂筆記》,計有上海錦章圖書局(現藏日本早稻田大學,筆者未見)、文明書局(現藏政治大學)、進步書局(現藏東海大學、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)。其中之一的石印本,被新興書局收入筆記小說大觀第 28 編中,疑是新興書局於 1956 印行的排印本所據,雖然石印本中僅有盛時彥序,而該排印本前有道光 15年乙未本鄭開禧序,但錯誤脫落之處,一如石印本,因此筆者認爲新興書

<sup>17</sup> 李永忠、趙立新、《閱微草堂筆記》版本考略,文獻季刊,1999 第 3 期,頁 276-279。 嘉慶 5 年北平盛時彥刊本,現藏於台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紀念室,另上海 古籍出版社於 2002 年所出版的《續修四庫全書》第 1269 冊,所據也是此版本。 嘉慶 21 年盛氏重刊本,現藏於北京圖書館,筆者則未見。道光 13 年本,現藏於 東海大學。道光 15 年本,筆者所據的是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排印本。咸豐粵東 羊城同文堂校刊本,現藏於台灣大學。

<sup>18</sup> 紀昀於卷末題曰「右《灤陽消夏錄》三卷,前二卷成於熱河,後一卷則在熱河成 其半,還京後乃足成之,故間有今歲事。乃倂爲一書,因其原名者,如陸放翁吟 咏萬篇非作於一時一地,統名曰《劍南詩集》云爾。庚戌六月二十九日繕淨本竟, 因題。」,及題詩二首「平生心力坐銷磨,紙上煙雲過眼多。擬築書倉今老矣, 只應說鬼以東坡。」、「前因後果驗無差,瑣記搜羅鬼一車。傳語洛閩門弟子,稗 官原不入儒家。」由題語中可知,《灤陽消夏錄》原分爲三卷,後才析爲六卷。

局於 1956 印行的排印本並非依據道光 15 年乙未本來排印,而是依據民國初年的石印本所排印。既然新興書局的本子不好,那就不要用它就好了,何必呶呶不休浪費筆墨於此!因爲該本子爲台灣地區近五十年來坊間流通本子的祖本,是其他書局翻印或重新排印本的依據。長期以來,流通既廣、閱讀者眾,自然有必要講明其誤謬之處,一來可免來者重蹈覆轍,二則若有誤加引用者,可據以修正。今試將新興書局排印本和嘉慶五年刊本相校,錯漏之處略述如下,坊間流傳諸本也都延續著新興書局本的錯誤:

## 1.文句錯漏之處

任何書籍難免有錯漏之處,校書猶如掃落葉,旋掃旋生,不管如何校對,總是難以盡除誤謬。但若是錯在關鍵處,則尤須注意,今舉新興書局本錯字之一例。《灤陽消夏錄》卷六「牛公悔菴嘗與五公山人散步城南」一則,新興書局石印本和排印本竟誤植爲「朱公晦菴嘗與五公山人散步城南」,致使紀昀所記清人五公山人(王餘祐 1615-1684)之事,成了穿梭時空到南宋和朱熹散步的的怪談。

至於小段字句脫落之例有:《槐西雜志》卷一「先祖光祿公」一則文 末漏「其地氣轉移歟?抑孤虛之說竟真有之?」、《灤陽續錄》卷三「高冠 瀛言」一則文末漏「從此遂絕。此狐可謂無賴矣,然余謂非狐之過也。」

大段字句脫落之例有:《槐西雜志》卷二「朱導江言」一則自「此亦足爲少年佻薄者戒也」後漏「時方可村在座,言:「游秦隴時,聞一事與此相類,後有合窆於妻墓者,啓壙,則有男子尸在焉。不知地下雙魂,作何相見。焦氏《易林》曰:『兩夫共妻,莫適爲雌』若爲此占矣。」戴東原亦在座,曰:「《後漢書》尚有三夫共妻事,君何見不廣耶?」余戲曰:「二君勿喧。山陰公主面首三十人,獨忘之歟!然彼皆不畏其夫者。此鬼私藏少年,不慮及後來之合窆,未免縱欲忘患耳。」東原喟然曰:「縱欲忘患,獨此鬼也哉!」

又有刪去題識、跋語、詩作,如《姑妄聽之》無紀昀門人盛時彥所作 之跋<sup>19</sup>、《灤陽消夏錄》無紀昀的題識語與詩兩首。而這些都是藉以瞭解

<sup>19</sup> 該跋文甚長,今不列出。但盛時彥首先點出紀昀的性格「天性孤峭,不甚喜交游」,次言紀昀「先生諸書,雖托諸小說,而義存勸戒,無一非典型之言」,點出該書創作的意旨及仍爲著書之筆而非筆墨遊戲之作,後引紀昀對《聊齋誌異》的看法,從中可以看出紀昀的小說觀。

紀昀創作《閱微草堂筆記》旨意和小說觀的最好資料,卻付諸闕如,不免 不利於《閱微草堂筆記》的深入研究。

## 2.次序錯亂之處

新興書局本有多處次序錯亂之例,雖然不是內容脫落,但難免會造成使用者的困擾,若根據引用資料要檢點原文,只怕不容易尋獲。次序錯亂之例有在原卷內,如《如是我聞》卷二「歙人蔣紫垣」、「姚安公官刑部日」二則應在「先姚安公言」和「老儒劉挺生言」之間;「余布衣蕭客言」和「呂太常含輝言」之間,新興書局本將這兩則都列在卷末。次序錯亂又有列入他卷之例,如《灤陽消夏錄》卷三卷末「前母張太夫人」、「滄州插花廟尼」、「先太夫入言」三則,清刻本皆在卷三,而新興書局本卻列入卷四。又《如是我聞》卷三卷末「吳惠叔言」、「惠叔又言」二則,清刻本皆在卷三,而新興書局本卻列入卷四。

## 3.內容闕漏之處

新興書局本最嚴重的問題就是大量內容的關漏,這是書賈偷工減料常見的手法,也因此才會有強調"足本"的書名產生。這應該不是新興書局所為,而是他所依據的石印本印行的書局所為,由於新興書局並未明言他根據的是何本子,因此這也就成了一個謎團。新興書局本又爲諸家書局所採用,所以台灣地區讀者有近五十年的時間,一直都採用新興書局這一系統的本子來閱讀或研究《閱微草堂筆記》。新興書局本闕漏之處是在:《槐西雜志》卷一自「人字汪場中有積柴」以下短少 24 則、《槐西雜志》卷二自「石洲又言」以下短少 32 則、《槐西雜志》卷四自「景州方夔典言」以下短少 12 則<sup>20</sup>、《姑妄聽之》卷三自「河間有游僧」以下短少 20 則,共計88 則。若以嘉慶五年刊本筆者計算的則數 1172 則相較,短少比率約 1/13,對完整地認識和研究《閱微草堂筆記》是相當嚴重的問題。

## 三、坊間通行本《閱微草堂筆記》的影響

因爲台灣地區讀者長期以來一直都是使用新興書局這一系統的本子,所以除了影響一般的讀者無法完整地閱讀到《閱微草堂筆記》外,對研究上顯見的影響有二項:

(一)是許多論文引用所依據

<sup>20</sup> 因內容分合的關係,若是道光本和咸豐本則短少 14 則。

筆者查閱許多有關《閱微草堂筆記》研究的論文,所列的參考書目,有些只列著內容短缺的坊間通行本<sup>21</sup>,所幸越晚期的著作除了一般的通行本外,也多能參閱大陸所出版的《閱微草堂筆記》以補其不足。但是這也是在圖書館所藏的善本、孤本只能借閱、不能影印的情況下,才會產生的情形。在趨易避難、方便使用的情況下,自然會採用容易取得的坊間通行本,連筆者本人也不能免。筆者並非贊成使用坊間通行本作爲研究參考的版本,但也絕非指責使用坊間通行本者的不是,而是要突顯出圖書館使用上的限制,確實會造成研究的不便,進而希望能改變現有的使用規則,讓大家有更便利的研究環境。

侯健先生在其大作中所說的一句話,正可以反映出這個限制所產生的問題:「我用的是台北文光六六年的本子,記得是新興書局的翻版,以版本論當然是糟不可言」<sup>22</sup>,侯先生身爲台大教授,而台大又有號稱孤本(館員引以爲傲地告訴筆者)的咸豐年間粵東羊城同文堂校刊本,這種使用上的限制,竟然也讓他使用自知不佳的版本作爲研究的底本。各大圖書館如果所藏之善本、孤本已有微捲或影印本者(沒有的趕快製作),既然無損於原本,則不妨可以讓人影印出來,方便大家使用,豈不是造福士林的美事一椿!而且也不必在意會讓書商影印拿去出版牟利,因爲他肯自負盈虧,去廣佈流傳,也是方便大家研究,讓古籍發揮最大的效用的美事,何必深鎖於庫房之中,以擁有善本、孤本而自傲呢?

## (二)是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所採用的版本

中央研究院一向是執學術界之牛耳,不僅院中濟濟多士,館藏資源更 是豐富。以《閱微草堂筆記》而言,所藏版本甚多,除清嘉慶五年刊本外, 有(上海)大達圖書供應社、(上海)進步書局、(上海)文明書局、(上 海)商務印書館、(台北)新興書局、(台北)新文豐出版公司以及大陸若 干書局所出版的《閱微草堂筆記》,這是其他學術單位所無法望其項背的。

<sup>&</sup>lt;sup>21</sup> 今姑且僅舉出篇名或論文題目,如《聊齋誌異與閱微草堂筆記狐精故事之敘事藝術研究》參考(台南)漢風出版社的本子、〈紀昀反宋學的思想意義--以「四庫提要」與「閱微草堂筆記」爲觀察線索〉》參考(台南)博元書局的本子、《中國古代男色文學研究》》參考(台北)大中國圖書公司的本子、〈閱微草堂筆記的理性主義〉參考(台北)文光書局的本子。

<sup>22</sup> 侯健,〈閱微草堂筆記的理性主義〉,中外文學,8:1,1979年6月,頁36。

尤其是其所製作的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,爲慶祝 80 周年院慶,開放免費授權使用,實爲造福士林之一大佳音。

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中收有《閱微草堂筆記》一書,的確對研究《閱 微草堂筆記》有莫大的方便。但是令筆者十分不解的是該資料庫所選擇的 版本,竟然不是院中館藏的清嘉慶五年刊本,而是問題頗多的新興書局石 印本!其原因爲何,實在是不得而知。筆者本來尙抱著一絲希望,希望是 該資料庫的說明有誤,或是雖然根據新興書局石印本,但已將其中錯誤更 正,故而將前文所提到新興書局石印本的缺失,一一查詢該資料庫,然而 不幸事與願違。今且舉兩個查詢畫面,以確認該資料庫確實是根據新興書局石印本製成,並未更正其中錯誤。第一個畫面是誤將「牛公悔菴嘗與五公山人散步城南」錯字的例子:



## /〇閱微草堂筆記/卷六 灤陽消夏錄六 - 3301 -

朱公<mark>晦菴</mark>。嘗與五公山人散步城南。因坐樹下談易。忽聞背後語曰。二君所論。乃術家易。非信名曰。江南崔寅。今日宿城外旅舍。天尚未暮。偶散悶閒行。山人愛其文雅。因與接膝究。術於人言也。非為聖人言也。聖人從心不踰矩。本無疑惑。何待於占。惟眾人昧於事幾。每兩歧罔然儒家之本旨也。顧萬物萬事。不出陰陽。後人推而廣之。各明一義。楊簡王宗傳闡發心學。此於一3302-

易。源出王弼者也。陳摶邵康節推論先天。此道家之易。源出魏伯陽者也。術家之易。符於管 見仁。理原一貫。後人忘其本始。反以旁義寫正宗。是聖人作易。但寫一二上智設。非千萬世 也。言人所共由也。曾是六經之首。而詭秘其說。使人不可解乎。二人喜其詞致。談至月上表 微哂曰。果爲隱者。方韜光晦 之不暇。安得知名。果爲儒者。方反躬克已之不暇。安得講學 矣。毋污吾耳。 然長嘯。木葉亂飛。已失所在矣。方知所見非人也。

第二的畫面是《姑妄聽之》卷三自「河間有游僧」以下短少 20 則闕漏的 例子,以「河間有游僧」查詢,並無所得:





#### 四、結語

(一)讀書宜求善本:時至今日對善本的定義,並不需要像古人所開的種種條件,只要舊刻舊抄經過精校精注、內容無缺的點校本,可以方便我們研究使用,都可視之爲今之善本書。如果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中《閱微草堂筆記》所採用的版本,不是新興書局石印本,甚至不必是清刻本,只要是經過精校的點校本,在使用的正確性上,當會比現在更好。而當我們在使用這些今之善本書時,也應懷著感激的心情,畢竟讓我們省卻了許多時間精力,去處理版本的問題。在此要套用先師 喬衍琯先生 (1929-2008)談製作索引的一個觀念:

胡適之先生曾說過:「一個人如果自分不能有傳世的著作,而肯花功夫編製一些有用的索引,這樣可以節省他人治學的精力,對學術上的貢獻,也就足以不朽了。」 洪煨蓮先生說:「編纂這些(辭典、類書、索引等)的人,雖算不得有甚麼闡揚聖道,方軌文章的大功;但只就其曾為學者省了一分心血,已可謂是一種功德。」(《引得說》第一篇)這實是煨蓮先生自謙之辭,索引的本身固不足以闡揚聖道,方軌文章。可是闡揚聖道,方軌文章的人,都多多少少曾利用過前人編製的索引。編製索引,最是小道,祗是能細心、有耐心的中下之才,便可勝任。用不到提出長篇累牘的計劃,和勞師動

眾開會討論。 甚盼能夠高瞻遠矚的學術或出版機構,能勻出一點力量來編印索引,集腋成裘,那麼也就功德無量了。<sup>23</sup>

點校古籍的情形也是如此,雖然有人認爲是「壯夫不爲」,也不是什麼「闡揚聖道,方軌文章的大功」,但確實是「爲學者省了一分心血」的「一種功德」。在台灣就我所知,已少有學者願意從事這項工作,雖然大陸在這方面成績不錯,點校本書籍取得也很方便,但是我們自己仍然要注重版本學的訓練,如同屈萬里先生所提到版本學的三項作用:「欲辨圖書真僞不能不講究板本」、「欲知圖書有無殘闕不能不講究板本」、「欲免受錯字的欺騙不能不講究板本」、《閱微草堂筆記》沒有真僞的問題,本文所舉例來探討的,正是後兩項的功能。版本學這項紮馬步的功夫不穩,難保那天不會又弄出個版本上的問題出來。

(二)在《閱微草堂筆記》版本的選擇上,如果能直接使用清刻諸本那是最好,但有不易取得的問題。大陸所排印的點校本,都是根據清刻諸本點校排印,我所收集的六種本子,還未看到有何嚴重的問題,只是在簡體字的閱讀上多少會覺得不如正體字來得習慣。台灣現在也有足本的正體字版《閱微草堂筆記》,正如同我前文所提到的,妄下標題、手民誤植的情形是我們在使用上要稍加留意的。

(三)呼籲各圖書館開放善本古籍的使用限制,讓這些善本、孤本發揮最大的效用。這些讓各大圖書館引以爲傲的善本、孤本、罕本在今日網路時代和兩岸交流的情況下,文獻價值的重要性已不若以往。以《閱微草堂筆記》爲例,中央研究院所收藏的嘉慶五年刊本,上海古籍出版社於 2002年所出版的《續修四庫全書》第 1269 冊,就是依據北京圖書館所藏的嘉慶五年刊本印出,兩岸交流之後,這些善本、孤本往往對岸也有,又何必再做諸多限制?徒增台灣讀者使用上的不便?又在如今網路世界中,往往有網友將古籍掃描放在網站上供人下載,而且數量、種類相當地龐大、繁多,多留意的話,經常可以找到自己需要的古籍。甚至也可在拍賣網站上購得這些善本、孤本,以《閱微草堂筆記》爲例,嘉慶、道光、咸豐諸版本,筆者都曾看到有人拍賣,且將畫面擷取如下:

<sup>&</sup>lt;sup>23</sup> 喬衍琯,〈索引漫談〉,收入《中國圖書文獻學論集》,(台北)明文書局,1983, 百 207-232。









開放使用的限制,看似是各大圖書館的損失,但不妨當作是嘉惠士林、促進學術研究的善舉,Google「數位圖書館」的圖書掃描計畫,在美國能得到如密西根大學圖書館、紐約市公共圖書館等諸多圖書館的響應<sup>24</sup>,或許就在於這些圖書館認爲典藏的目的是在於利用,知識的流傳是圖書館的責任。況且不只是學者方便使用,也因爲方便取得這些古籍的影本,修版本學的學生還可以藉此訓練點校的工作,合眾人之力或獨自點校一書,最後將成果回饋給該圖書館,讓這項成果公佈在網站供人下載,榮耀歸諸圖書館和學生:"某某人據某某圖書館藏某某本之點校本"。

比開放影印的限制更方便的作法是將這些古籍掃描成電子圖檔,讓使用者可以透過網路,就可以來進行閱讀、查詢、下載等工作。這當然要看各圖書館能否有此財力、人力來做這項工作,或者是由政府統籌製作,甚至與 Google 或者是任何願意做的機關組織合作。Google Book Search 正在國外如火如荼地在進行這項工作,中央研究院也有了一些將古籍掃描成電子圖檔的成果(傅斯年圖書館善本古籍全文影像檢索系統),只不過限制必須是該院同仁才能使用,看來台灣要有那麼方便的一天,還需等待一段時日。筆者非常希望這個期盼,能有實現的一天,而非終究只是癡人說夢!

【謹以本文紀念先師 喬衍琯先生!】

<sup>24</sup> Google「數位圖書館」的圖書掃描計畫,在美國受到美國作家協會和出版商協會的反對,因被控告有市場壟斷之嫌而引來司法調查。到了歐陸,則出現了政府積極反對,而圖書館則樂觀其成的兩極現象。詳參郭光宇,〈谷歌圖書來勢洶洶,歐陸迎拒兩難〉一文,中國時報,2009.09.06,開卷有書香第10版。